

▼ 四位逸夫書院校友（由左至右）梁德美、盧子穎、古惠珊及邱亦騫在國楸樓前留影。



▲ 盧校友（前排左四）在大學參加 O camp 時，與一眾同學合照。

逸夫校友懷緬國宿生活往事

上期疫情關係，大學生活老幼記停辦一期，今期終於可以再接再勵，來到逸夫書院國楸樓，與四位不同年代的校友：盧子穎（93 逸夫心理學 / 16 研究院行政人員工商管理）、古惠珊（94 逸夫內外全科醫學 / 07 研究院醫學博士）、邱亦騫（16 逸夫生物醫學工程學）及梁德美（20 逸夫建築學），暢談當年在宿舍內遇到的有趣事。



▲ 「國楸樓」原名「第一學生宿舍」，於 1989 年 9 月正式啟用。1998 年 1 月，李世綸堂捐贈款予逸夫書院，「第一學生宿舍」遂命名為「國楸樓」，藉以表彰該堂故族人李國偉與李楸對教育事業的熱忱。

盧：盧子穎 古：古惠珊
邱：邱亦騫 梁：梁德美

古：你們是什麼時候入住國宿的？

梁：我是 2016 年入住的，入學時選擇宿舍，O camp 的組長們建議我選擇國宿，說這裡很好，結果就跟從他們在這裡住了四年。

邱：我則是 2012 年入住的，也是住了四年。由於申請入住的表格是

在 O camp 時交的，所以大多會聽 O camp 的組長們建議，他們住哪間宿舍，我們也跟着他們的選擇。

盧：我就是 1989 年入住，當時這裡稱作一宿（第一學生宿舍），因為只有一間宿舍，後來有了二宿，就試過住了一年。

古：我跟他差不多，也是有了一宿後住了兩年，然後到二宿住了兩年，也是住了四年宿舍，佔了大學生涯很長的時間。你們當年的同房是誰？現時還有否聯絡？

梁：比較深刻是 year 3 及 year 4，兩年也是同一位同房，她是讀新聞系的，我們有很多共同話題，而

且一齊玩了很多活動，住宿舍很多時候與她傾到很夜，現時還保持聯絡，不時約出來吃飯。

邱：第一年的同房是抽籤的，我抽中了一位讀中醫的同學，跟她的生活習慣雖然很不同，但相處很融洽。

盧：有否在她身上學到任何中醫知識？

邱：我們的生活習慣實在太不同，沒有太多時間交流，她睡覺的時間我就清醒，她醒來我又去睡覺，大家一起清醒的時間並不多！後來 year 2、3、4 可以選擇同房，所以偏向揀熟悉的朋友，year 2 的同房是中學同學，與朋友一起住宿是很開心的。

盧：我也是自行選擇的，year 1 是中學同學，他玩空手道的，晚上練到很夜才回來。

邱：是否有從他身上學到一、兩招？

為避打蛇與助教「互動」

盧：我有參詳過，但空手道不太適

合我；不過他也在崇基學過合氣道，我就有試玩過，大家生活得相當融洽。後來也住過三人房，其中一位宿友到現時還跟我在工作上有合作，而另一位則我的公司秘書，所以到現時還保持聯絡。逸夫書院出了不少名人，但真正與我有互動的是當年宿舍助教蘇偉文教授，那時他還未成為教授，仍在讀研究院，他為人十分認真，就連打蛇也雷厲風行，所以我們要時常跟他互動。

邱：互動這兩個字很有機心！

盧：哈哈，我們以結果為目標。有一次特別記得，我有朋友屈蛇，他的聲線很尖，像女孩子一般，晚上傾談時突然遇上打蛇，他很緊張地匿藏於衣櫃內，蘇偉文入房見到沒有人，卻強調房內應該有位女生，最後幸好也過關。

古：首三年的同房也是中學同學，現時見面次數還很頻密，與朋友一起住是很開心的，而且我倆生活習慣很配合。Year 4 的同房是抽籤的，她是讀 BBA 的，彼此生活極為不同，我時刻掛掛讀書，她卻開心地去玩，也招呼不少朋



▲ 古校友（左）說宿舍同房是她的最好朋友，至今仍常聯絡見面。

友前來，很晚才睡覺。

盧：大家住國楸樓時，有否對工友有很深刻的印象？又有什麼趣事發生？

古：我沒太大印象。最記得是樓下飯堂，一班同學踏正晚上六點就去食飯，飯堂的工友認得我們。慣常會叫一大枱食物，十幾人一齊食，每樣也可以試試，開心得多。

邱：宿舍的姐姐很好人，有時下午煲糖水放在茶水間給我們享用，翌日還會幫我們執拾。所有朋友叫我，大多會叫英文名或中文全名，得宿舍姐姐一人喚我「阿騫」，真的很深刻！

盧：她知道你的中文名？

邱：因為我有上宿生會，估計是在海報上見到我的名字，或者她不識讀我的英文名字，然後就喚我「阿騫」，至今仍未有其他人會這樣叫我。

梁：宿舍的姐姐很有親切感，最記得



▲ 一年一度的「國楸廚房」大賽，邱校友感激舍監多年來均樂意擔任評審試食。

淑芬姐，她仍在宿舍工作，時常也煮食物給我們，有時在宿舍睡醒想煮食，已經見到茶水間有煮好的年糕，或是其他糕點，上面還有張紙條寫上「歡迎試食」的字眼，印象十分深刻。

自來狗成為寵兒

盧：我反而記得國宿一隻自來狗，牠十分乖巧，所有人放學回來摸摸牠及跟牠玩，牠也很開心地回應，不過每次見到校巴經過，牠會緊追那架校巴，非常危險！因此大家夾手夾腳訓練牠，結果令牠不再那麼緊張，後來還生了一、兩隻小狗。



▲晚上踩單車外出宵夜，是梁校友與宿友的活動之一。

邱：是否有人負責餵牠？

盧：有的，而且宿友之間都議定一個默契，不會過度餵飼，宿生會也會負責狗糧的開支……

邱：宿生會過莊時，要提下一屆買哪款狗糧！

盧：哈哈，也是，牠是那時候的國宿標誌，大家也會照顧牠。

邱：門口兩位叔叔 - 雄哥及桂叔也很深刻，雄哥外貌較惡，也很寡

言，桂叔較為友善，超愛說話。

盧：雄哥在我的年代已在此工作，我們覺得他十分好人，他是輪更當值的，多數在晚上才出現，記得住暑宿時，宿舍沒有太多人，有女同學發現廁所有老鼠，我跟雄哥去打老鼠，成功驅走了老鼠，印象中他是相當勇敢。

邱：記得一次宿舍有人醉酒，在大堂玩噴啤酒，成班人吵鬧及互相追逐，弄到滿地也是啤酒，雄哥處變不驚坐在一旁，完全沒有表情望着那班男生，事後我跟其他幾位女生收拾殘局，雄哥處變不驚地看着我們拖地……

盧：他應該也是在確認是否有人發生意外，出事就立刻報警。我想到一條有趣問題：你們住宿時都有舍監，對他的印象又是如何？與他是否也算熟悉呢？

梁：我的兩位舍監都很友善，即使舍監未必認識你，也會關心你最近是否很忙、準備到哪裡上課，而且不時會支持宿生會的活動，整體來說是很好的舍監。

測試煙霧感應器竟出事

古：我的舍監應該跟盧子穎一樣，他們也很友善，見面也會打招呼，真正互動又不是太多。見到在舍監的管理下，宿舍營運得不錯，到今時今日還很記得舍監的樣子。

盧：我的情況有些特別，女舍監來自心理系，是我修讀的主科，平日有上她的課堂，甚至有參觀過她的宿舍。她曾經分享說之前

是一位護士，並且擔任過護士學校的舍監，因此對於處理宿舍問題很有經驗。記得當初宿友入住一宿時相當興奮，尤其是見到新環境，有各式各樣新設備，有同學忽發奇想，見到煙霧感應器就想試驗一下，看看它是否會響，結果火警鐘不停響，消防車也來了；但女舍監處理得十分好，處變不驚跟大家溝通，她是相當友善的。

邱：談起煙霧感應器，的確是經常誤鳴。最記得有宿生用風筒吹乾襪子，吹到襪子變焦，觸發了煙霧感應器，消防車每次在3、4分鐘內抵達。

盧：大概因為我們是常客吧！幸好從未試過真的火警。

邱：你們在宿舍生活時，會有什麼無聊玩意？

古：無聊事就沒有，不過女宿生喜歡煮東西，然後互相分享，記得那時並沒有太多廚具，也是用電飯煲煮糖水之類，與大家分享。

盧：當年逸夫書院有氣功會，本人也是第二屆氣功會會長，會幫手舉辦氣功班；記得其中一招是要去採花草之氣，測試一下感覺如何，於是晚上會到「女人腳」對開的圓形位置站樁及練功，行過見到有人像很無聊在摸花草，實情是在採氣。另一樣常規活動是唱歌，當時有民歌隊，閒來沒事拿起結他就一起唱歌，幾個人在房間已經可以唱；記得暑宿最尾時段，基本上宿舍是沒有人，於是走到低座天台，在那裡唱歌傾談，情景也很浪漫的。

梁：Dem beat 應該是最無聊的了，尤其是新入學的，就很喜歡 dem beat，晚上走到國宿平台或是女人腳 dem beat，經常被人投訴嘈到其他宿生，但一班人齊集叫囂也很好玩。再瘋狂一點也有同學試爬女人腳，實在太危險，大家不要學習，真的見過有人爬上去後，不知怎樣下來，十分好笑。

邱：有否聽過女人腳指着的房間，桃花運特別旺？

盧：有聽過。

邱：雖然無人證實過，大家都說那間房間是好的，桃花運特別旺，但卻從來沒聽說有人因而成功拍拖。我住宿時會打乒乓球，因為宿舍有乒乓球檯、足球機及康樂棋，乒乓球及足球機較受歡迎，主要原因是我 year 1 體育選了乒乓球，晚上跟朋友練習，贏一次就會獲得對方一盒四方果，記得有晚打通宵，結果我贏了十幾盒四方果，因為那晚有足球比賽直播，所以大堂一直也很熱鬧，成班男生觀看球賽，我跟朋友就打乒乓球，結果就打通宵。當時也練得一手很厲害的足球機本領，試過在宿生會活動中勝出，不過現在應該已經忘記了怎樣玩。

廁所燈靠感應開關

梁：你們有否聽過國宿有鬼故事？

盧：鬼故事就沒有，我想分享一則故事：話說有一年學期初，剛剛入宿時，有朋友跟我說廁所很恐怖，發覺有個黑影，但國宿其實很少出現鬼故事，於是想一探究

竟，結果發現虛驚一場，原來只是一位美籍非裔人士，膚色稍為黑一點。

邱：談起國宿的廁所，燈是靠感應動作才亮着的，沒人時會自動關掉，認真慳電。有時深夜一個人沖涼，偶爾就會熄燈，可能是沖涼時動作未夠大，深夜沖涼整個廁所黑掉，感覺也很驚嚇。

梁：你們覺得住宿對於大學生活，有什麼重要性？

古：我很長時間在宿舍，感覺像是一個家，考試時在圖書館溫習後，會吃完飯才回來，回來就睡覺，好像回家；同房是朋友，回來見面時可以傾談幾句，感覺也很開心。女生又時常聚在一起吃飯傾談，或者一班人到飯堂開飯，都是些很美好的回憶，沒有住宿就沒有這種生活。

盧：對我來說是很好的探索，在家定時定候會吃飯，要配合家人，並非自己一個人生活，住宿是探索到自己的作息，測試到個人的極限。住暑宿大多為了籌辦活動，很大機會忙到日夜顛倒，於是測試到每日哪個時段，個人狀態是最好的，我晚上 6 點後吃完晚飯開始，最有生產力，還有學會如何抵受各種誘惑，慢慢訓練到怎樣聚焦工作，平衡社交與工作，以及為各樣事情排優先



▲ 回到宿舍憶述大學生活，四位校友的樂事甚多。

次序，是個很好的實驗過程。

邱：整個大學生涯，住宿加上莊對我來說，學到的東西很多，住宿大部分時間要跟不同人相處，加上我們有一班不太喜歡睡覺的人，會有很長的交流時間，不論入大學前或之後出來工作，也再沒有機會可以與人那麼深入地討論一些話題，並且每晚都有傾談的機會，大家互相交流人際關係、愛情觀、社會議題及未來事業等，很大程度塑造了日後的價值觀及看法，宿舍生活絕對是教育過程中很重要的部分。

梁：我跟你的想法也相近，如果沒有住宿，接觸的大多是同系同學，住宿讓你認識修讀不同科目的同學，眼界拓闊了很多；在宿舍接觸不同的人之時，學習到很多與人相處的技巧，不會變得自我中心，而且在宿舍參加很多活動，令眼界再拓闊之餘，也在規劃活動時學到更多不同技巧。宿舍可能只是一個起點，會帶來很多東西給你。👉



《中大校友》
人物專訪短片